

南湖头条

小城文友情结

温青

我有文友情结,形成于30年前故乡的那个小县城。

那时我在一个偏僻的小村种地、学医,偶尔外出打工流浪,眼看着就只能成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小混混,是远在县城的文友张坤和陈翀,在新年伊始赤脚踩过冰雪摸到小村庄,邀我参加息县首届文学创作讲习班,带着我一起发奋创作,把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作家梦延续了下来,由此而被接兵的老首长青睐有幸入伍,然后一路披荆斩棘,成长为一位有着作家身份的团职军官,由衷地感恩一生。

所以,我下意识地觉得,帮助激励本乡本土的文友们一起突破自我,走出这片封闭而贫瘠的土地,是自己的责任,也是义务,更是当年俩兄弟对我的期望。直到有一年,那个一直爱我、护我、不断鼓励我成长的大哥张坤英年早逝,让我痛不欲生,也让我满怀愧疚。是的,他给我的馈赠就是一团炭火,而我必须要让这团火一直燃烧下去!

在有了些许力量的某一年,我开始竭尽所能地配合一个团队编辑出版本土文学作品年选,又疯狂地向我的师兄弟、我的朋

友、各级报刊的编辑们大力推荐本土文友们的优秀作品。曾经在一年中推荐发表了一百余位本土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尽管其中近乎80人从未谋面,但是我一直沉迷其中,觉得如同是在帮助当年那个困苦绝望、走投无路的自己。

这中间,自然会有一系列被某些文友指责、孤立的遭遇,但是每每只要想到张坤和陈翀当年对我无条件地支持与爱护,就立马释怀了,好心人的鼓励和爱护总是会越来越多,误解与伤害也会越来越少,因为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是热的!

一个作家的偏执不被理解是正常的,这便是自由思想的代价。我深知行动的可贵,慢慢挣脱了名利场的无形束缚,向前行,走自己的路,越走越远,一些纠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文友的可贵,是经过时光的冲刷淘洗依然还在同行中,五年、十年、二十年,也许还可以是四十年、一辈子,一直不弃不离,和你一样与文字保持着亲近的关系。

正是这种执着而褒有激情的心态,不由自主地隔离了一些消极因素,带动自己与文友们一

起快乐前行。新一届信阳市诗歌学会理事会改选之后,我提议展开对本土新锐诗人的推介活动,通过反复征稿和主席团评选,集中推介了八位信阳新一代诗人作品,在诸多好友的大力支持下,《信阳广播电视报》每人发一个整版,《信阳文学》《中诗头条》推发每人10至20首组诗,《河南诗人》集中刊发75首,另外还有《河南文学》等分别有所刊发。这个名单当然是不全面的,比如还有魔约、付炜等,他们已冲出河南没有参加此次征稿,也希望他们这股信阳诗歌的后浪们勇往直前。

推介八位新锐的大作,也是对我的激励,年轻真好,诗歌不老——他们中的李亚莉、孙丽、赵婷婷、桂林、谢旭晴等很快便在《星星》《黄河文学》《诗潮》《河南诗人》等纷纷亮相或被重磅推出,孙丽在被推介之后与驰名全国的牧羊诗人李松山喜结良缘,成就一段诗坛佳话。

我偶尔会想到,在自己的风烛残年,在老眼昏花的日子,一些飘零在岁月深处的萤火,还能识得一位老人,以及他曾归还于尘世的热忱。

朝花夕拾

砍竹记

刘光华

我觉得竹子要砍了,或者说我要砍竹子了。竹子要砍是因为它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打压,而我要砍竹子是因为到了春夏之交用竹子的时令。

不知道竹子知不知道我要去砍它,也不知道它们喜不喜欢我去砍它。那些竹子在经历了又一个夏秋冬春的岁月变迁之后,依然有一部分在老宅故园的一隅枪林剑立,它们在仅剩的百十平方米的有限空间内兀自葱葱郁郁,蓬蓬勃勃。

我没有砍竹的篾刀,那东西已经成了难寻的古董,但我有一把旧菜刀,我花费了近20分钟时间将它磨刀石上磨得锃明瓦亮,锋芒毕露。

然后头顶着春末煦暖的太阳,提着刀走向竹园,我感觉这种晴好的天气很适合砍竹,走进竹林,便走进了阴凉,阳光从竹叶间的缝隙里照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图案,轻风吹来,竹影婆娑,这时候没有湘妃在抛洒眼泪,也没有竹叶青在穿梭爬行,只有周围偶尔传来一声鸟鸣。

稀疏细竹驻守故园。这种散生的细竹种类很多,有斑竹箭竹棕竹凤尾竹紫竹等,但我以为我家故园的这种是苦竹,竹子长成后都是纤纤细细清瘦瘦,最多能长到两三厘米粗细,虽不粗壮,但依然不失坚韧坚强、正直挺拔和虚心傲骨。

竹是我爹30年前栽的,初栽时只有三五十根,逐渐繁衍成幽篁万杆的竹林。小时候竹林是孩提的乐园,在竹园里挖春笋、捡粽叶,捉过迷藏,抓过知了,打过雪仗,摘过李枣桑栗的果实;我记忆尤深的是老家堂屋中堂曾挂过一幅竹雨松风蕉叶影、茶烟琴韵读书声的对联,因为有竹,所以至今仍把它印刻在脑海;因为有竹,我喜欢包括孟郊的“竹竿有甘苦、我爱抱苦节”在内的很多吟诵竹子的诗句;因为有竹,我还记得在竹林边乘凉听过收音机里刘宝瑞说的那段脍炙人口的门对千棵竹短无的单口相声。

竹子的生存需要气场,就是常说的那种人气和地气。以往村居,那时对故园的竹砍的多,竹不见少,反而更加繁盛;如今我们都搬迁到了新农村居住,它们反倒落寞地一点点地低迷萎缩,加上去年集聚区用地施工推土平场倾轧折腾了一番,竹林大有大势已去的颓废。

我砍竹子是为了给菜园的丝瓜黄瓜豇豆搭架子,这是我和乡邻们每年的必修课,无论虚心劲节甘于奉献的竹子本身愿意与否,我都认为我砍走它们,让它们去支棚搭架比将来被铲车推平倾覆徒遭灭顶更得其所哉。

其实30年来竹林确实为我家乃至全村做了不少贡献,除了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和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之外,还做过晾挂面用的撑竿,挂蚊帐的穿棍,赶牛用的鞭杆,育秧苗的拱圈,钓鱼用的渔竿……

我开始拣粗大点的竹子下刀,砍竹是细致活,要砍到根部不至浪费资源;砍竹要快准狠,不能拖泥带水,如果拖带出竹边皮要小心滤到了手;我尽量一刀一根,砍成六十度的斜角,利于将来深插入土;最后再用刀一根根顺茬砍掉竹枝竹叶。

我将这百余根竹子一溜儿放在地上,约莫我还能扛得动它们,我将它们扎成捆,然后我扛起竹子往我的新家园方向走,回望竹子稀稀落落所剩寥寥,想到总有一天这些竹子会与我诀别,故园的竹子将成永远的怀念和记忆,心中不免隐隐生起一种难以割舍的仿徨惆怅,此刻,稀疏的竹子哗啦啦地在我身后歌唱,我默默地前行,小心翼翼地踩着地上的枯草与竹叶,沙沙,沙沙……

闲情拾趣

作厨乐

——我的退休生活

李军

我现在为什么对干家务活特别是做饭乐此不疲呢?

说来话长,当年在部队时,每年探亲休假总是喜欢掌勺琢磨厨艺,那也是一种乐在其中的休息。因为两个女儿爱吃我做的菜,积极性就有了。慢慢地形成了本人的业余爱好。最拿手的就是滑肉汤和焖五花肉,以及各种花样的炒时蔬。

从地方上退休之后,无官一身轻。两个女儿都先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并且给我带来了可爱的外孙、外孙女,让我这个“下台”干部再次“提拔”——做了姥爷,实实在在地填补了告别职业生涯后空落落的感觉,我发现了自己新的价值。

老伴先退休,一直在帮女儿带孩子。她一辈子为了这个家奉献自己的一切。我既已告老还家,理所当然不能让她再“单干”了!

单位那边刚下岗,女儿这边就立马“上任”。我自告奋勇接下了老伴原来一日三餐的任务。不干不知道,接手才体会到家务活的繁杂劳累,不是偶尔炒两个菜那么简单。从买菜到做熟端上桌,再到餐后洗刷收纳,

日复一日,还要花样不断翻新,比在单位上班还操心。

但是,我越干兴趣越浓厚。做饭虽然很有讲究,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上网。不论什么食材,网上都有烹饪的具体方法。什么油焖大虾、清蒸鲈鱼、油炸萝卜丸等,都能力求色香味兼顾,照猫画虎应付过去。记得退休后的第一年除夕之夜,等我坐上桌时忽然爆出一个大大的“惊喜”。老伴带领全家起立鼓掌,孩子们给我颁发了一张他们画的大奖状:“家庭劳动模范”。

除了帮忙洗菜以外,我下厨房从来不让老伴插手。这样的好处是便于集中精力,免得被“场外指导”乱了方寸。其实,更深层次的意识就是找回了“统筹全局”“果断决策”的感觉。站在灶台边,面对油盐酱醋,寻思酸甜辛辣,支配锅碗瓢盆,把五花八门的食材,用千奇百怪的做法,通过一把火燎出美味佳肴。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我暗自想着:治大国若烹小鲜,反过来说,我现在“烹小鲜”像不像当年在县里摆布工作大盘子呢?呵呵!

在家里作大厨是幸福的。

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有说有笑地围着餐桌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心里满满的成就感。尤其是看着两个小外孙茁壮成长,像两株水灵灵的树苗,青枝绿叶,漂漂亮亮,很喜人。觉得让他俩吃好就像给小苗浇水施肥,看到他俩吃得快、吃得多,总还是忍不住多问:“宝贝儿,好吃吗?”有一次外孙抹抹嘴角上的油,调皮地回答:“我的御膳房大总管,好极了!”从此,我又有了更加响亮的名头儿。仔细一想,我这三餐做得虽说一般,但是,也算培育了两个聪明乖巧又可爱的小皇上”。

其实,我这个“大厨”真正的收获还远不止上面说的那些。一日三餐做下来,总是在动手动脑,晚上躺下就入梦,身体也锻炼了,糖尿病等老毛病得到了有效控制。闲暇时间,上网浏览新闻,逛逛淘宝买食材,和老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有时候也听听老歌曲。最近,我就在追电视剧《人世间》。我有时候也问自己,已是古稀之人,还掂着大炒勺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这不算老老有所乐呢?反正,我是满足了。